

醒世恒言

落葉亭中觀
暮心香草猶還
弄伴休惜空
沿流雲





子圖如清月
靜夜以清風

第十三卷

勘皮靴單語二郎神

柳色初濃餘寒似水纖雨如塵一陣東風紋
微纖碧沿如軟仙娥花月精神奏鳳管篇闕
新萬歲聲中人霞盃內長醉芳春

這首詞調寄柳稍青乃故宋時一個學士所作單表
北宋太祖開基傳至第八代天子廟號徽宗便是神
霄玉府虛淨宣和羽士道君皇帝這朝天子乃是江
南李氏後主轉生父皇神宗天子一日在內殿看玩
歷代帝王圖像是李後主風神體態有準脫穢濁神

遊大極之表再三賞嘆後來便夢見李後主後身人
宮遂誕生道君皇帝少時封爲端王從小風流俊雅
無所不能後因哥哥哲宗天子上仙羣臣扶立端王
爲天子卽位之後海內又安朝廷無事道君皇帝頗
留意苑囿宣和元年遂卽京城東北隅大興上役鑿
池築園號壽山銀岳命宦官梁師成董其事又一朱
勔取三吳二浙三川兩廣珍異花木瑰奇竹石以進
號曰花石綱竭府庫之積聚萃天下之伎巧凡數載
而始成又號爲萬歲山奇花美木珍禽異獸充滿其
中蕭牆傑觀雄偉瑰麗不可勝言內有玉華殿保和

殿孫林殿大寧閣天真閣妙有閣皆熱鬧琳宮亭閣
鳳垂雲亭說不盡許多景致時許侍臣蔡京王黼高
俅童貫楊戩梁師成縱步遊賞時號宣和六賊有詩
爲証

瓊瑤錯落密成林

竹梢交加爾有陰

恩許塵凡時縱步

不知身在五雲深

單說保和殿西南有一坐玉真軒乃是官家第一個
寵伴安妃娘娘被關在是造得華麗金鋪屈曲玉檻
玲瓏映徹輝煌心目俱奪時侍臣蔡京等賜宴至此
留題殿壁有詩爲証

保和新殿雨秋輝

詔許塵凡到綺闌

雅宴酒醺添逸興

玉真軒內看安妃

不說安妃娘娘寵冠六宮，單說內中有一位夫人，姓韓名玉，超妙選人宮。年方及笄，玉佩敲碧羅裙，曳雲體欺皓雪之容，光臉奪芙蓉之嬌。靚只因安妃娘娘三千寵愛偏在一身，韓夫人不沾雨露之恩。時值春光明媚，景色撩人，未免恨起紅茵寒生，翠被月刊登。隋愁莫聽其鳳管，虫吟粉壁，怨不寐千鴛衾。既厭曉粧，漸融春思，長吁短嘆，看看惹下一場病來。有詞爲

証

任東風老去，喚不醒，淚盈盈。記春淺春深，春寒
春暖，春雨春晴。都斷送、佳人命。落花無定，挽春
心，芳草猶迷。舞蝶綠楊空語，流鶯玄菟看，意緒
初成，回首失雲英。但如醉如痴，如狂如舞，如夢
如驚。

漸漸香消玉減，柳絮墮花間。太醫院診脈，喚下藥去，如
水澆石一般。忽一日，道君皇帝在於便殿，勅喚殿前
太尉楊戩前來，天語傳宣，道此位由來原是卿所進
奉。今着卿領去，到府中將息病體，待得痊安，再計進
宮未遲。仍着光祿寺每日送膳，太醫院伺候用藥。略

有起色即便奏。當下楊戩叩頭領命。即着官身私
身搬運韓夫人宮中箱籠裝修。一應動用什物器皿
用煖輿抬了韓大人。隨身帶得養娘二人。侍兒二人。
一行人簇擁着都到楊太尉府中。太尉先去對自己
夫人說知。出聽迎接。便將一宅分爲兩院。收拾西園
與韓夫人居住。門上用鎖封着。只許太醫及內家人
役往來。太尉夫妻二人。日往候安一次。間時就封閉
了門。門傍留一轉桶。傳遞飲食消息。正是

映階碧草自春色

隔葉黃鸝空好音

將及兩月。漸覺容顏如舊。飲食稍加。太尉夫妻好生

歡喜排下酒席一當起病一當逢行當日酒至五更
食供兩盞太尉夫人聞言道且喜得夫人貴體無事
萬千之喜且晚奏過官裏選日入宮未知夫人意下
何如韓夫人叉手告太尉夫人道氏兒不幸惹下一
天愁緒卧病兩月纔覺小可再要在此寬住幾時伏
乞太尉夫人方便且未要奏知官裏只是在此打攪
深爲不便氏兒別有重報不敢有忘太尉夫人只得
應允過了兩月却是韓夫人設酒還席叫下一名說
評話的先生說了幾回書節次說及唐朝宣宗宮內
也是一個韓夫人爲因不泣雨露之恩思量無計奈

何得向紅葉上題詩一首流出御溝詩曰

流水何太急

深宮盡日閑

殷勤謝紅葉

好去到人間

却得外白一個應試官人名喚于佑指了紅葉就和詩一首也從御溝中流將進去後來那官人一舉成名天子體知此事却把韓夫人嫁與于佑夫妻百年偕老而終這裡韓夫人聽到此處驀上心來忽地嘆一口氣口中不語心下尋思若得奴家如此倖倖也不枉了爲人一世當下拂散收拾回房睡至半夜便覺頭痛眼熱四肢無力遍身不寒不痒無明業火熬

煎依然病倒這一場病比前更加沉重正是

屋漏更遭連夜雨

舡蓬更遇打頭風

太尉夫人早來候安對韓夫人說道早是不曾奏過官裏宜取八宮夫人既到此地且是放開懷抱安心調理且未要把入宮一節記掛在心韓夫人謝道感承夫人好意只是氏兒病入膏盲眼見得上天遠入地便近不能報答夫人厚恩來生當效大馬之報說罷一絲雨氣好傷感人太尉夫人其不過意便道夫人休如此說自古吉人天相眼下凶星退度自然貴體無事但說起來喫藥既不見效枉淘壞了身子不

知夫人平日在宮可有甚願心。未經答覆。遂有神明見責。也不可知。韓夫人說道。氏兒入宮以來。每日愁緒縈絲。有甚心情。許下愿心。但今日病勢如此。既然喫藥無功。不知此處有何神聖。祈禱極靈。氏兒便對天許下愿心。若得平安。無事自當拜還太尉夫人。說道。告夫人得知。此間北極佑聖真君。與那清源妙道二郎神。極是靈應。夫人何不設了香案。親口許下保安愿心。待得平安。奴家情愿陪夫人去賽神。答禮未知夫人意下。何如。韓夫人點頭應允。侍兒們卽取香案過來。只是不能起來。就在枕上。以手加額。禱告道。

氏見韓氏早年入宮未蒙聖恩恐下業係病症寄居
揚府若得神靈庇護保佑氏兒身躬康健情願燭下
長幡二首外加禮物親詣廟廷頂禮酬謝當下太尉
夫人也拈香在手替韓夫人禱告一回作別不題可
要作慌自從許下願心韓夫人漸漸平安無事將息
至一月之後端然好了太尉夫婦不勝之喜又設酒
起病太尉夫人對韓夫人說道果然是神道有靈勝
如服藥萬倍却是不可昧心負了所許之物韓夫人
道氏兒怎敢負心只下禱了長幡還要屈夫人同去
了還心願未知夫人意下何如太尉夫人答道當得

奉陪當日席散韓夫人取出若干物事製齋賽神福
物繡下四首長幡自古道得好

火到猪頭爛

錢到公事辦

憑你世間稀奇作怪的東西有了錢那一件不做出
來不消幾日繡就長幡用根竹竿叉起果然是光彩
奪目過了吉日良時打點信香禮物官身私身簇擁
着兩個夫人先到北極佑聖真君廟中廟官知是揚
府鈞眷慌忙迎接至殿上宣讀疏文掛起長幡韓夫
人叩齒禮拜拜畢左右兩廊遊遍廟官獻茶夫人分
付當道的賞了些銀兩上了橋簇擁回來一宿晚景

不題。明早又起身到二郎神廟中，却惹出一段蹊蹺作怪的事來。正

情知語是綢和線

從前釣出是非來

話休煩絮。當下一行人到得廟中，廟官接見，宣疏拈香禮畢，却好太尉夫人走過一壁廂，韓夫人向前，輕輕將指頭挑起鎖金黃羅帳幔來，定睛一看，不看時萬事全休，看了時，喫那一驚不小，但見

頭裹金花幘頭，身穿赭衣緇袍，腰繫藍田玉帶，足蹬飛鳳鳥鞋。雖然土木形骸，却也丰神俊雅。明眸皓齒，但少一口氣兒，說出話來。

當下韓夫人一見日昭心搖不覺口裏悠悠揚揚滿
出一句俏語低聲的語來不是氏兒前程遠大只願
將來嫁得一個丈夫恰似尋神模樣一較也足科生
平之願說猶未了恰好人對夫人走過來說道夫人
你却在此禱告甚麼韓夫人慌忙轉口道氏兒並不
曾說甚麼太尉夫人再也不來盤問遊玩至晚歸家
各自安歇不題正是

要知心腹事 但聽口中言

却說韓夫人到了房中卸去冠服挽就烏雲髻上便
盥手托香腮恹恹無言心心念念只是想着二郎神

模樣慕然計上心來分付侍兒們端正香案到花園
中人靜處對天禱告若是氏兒前程遠大將來嫁得
一個丈夫好像二郎尊神模樣煞強似入宮之時受
千般悽苦萬種愁思說罷不覺紛紛珠淚滾下腮邊
拜了又祝祝了又拜分明是痴想妄想不道有這般
巧事苟夫人再三禱告已畢正待收拾回房只聽得
萬花深處一聲响唬見一尊神道立在夫人面前但
見

龍眉鳳目皓齒鮮唇飄飄有出塵之姿冉冉有
驚人之貌若非園苑瀛洲客便是餐霞吸露人

仔細看時，正此廟中所塑二郎神模樣，不差分毫。來去手執一張彈弓，又像張仙送子一般。韓夫人又驚又喜，驚的是天神降臨，未知是禍是福；喜的是神道歡容笑口，又見他說出話來，便向前端端正正，道個萬福。啓朱唇露玉齒，告道：「既蒙尊神下降，請到房中。」容氏兒展敬當時，二郎神笑吟吟同夫人入房安然坐下。夫人起居已畢，侍立在前。二郎神道：「早蒙夫人厚禮，今者小神偶然閒步，碧落之間，聽得夫人禱告至誠。小神知得夫人仙風道骨，原是瑤池一會中人。只因夫人凡心未靜，玉帝特謫下塵寰，又向皇宮內。」

苑亭畫人間富貴榮華滿限滿時還歸紫府証果非
凡韓夫人見說歡喜無任又拜祈道尊神在上侍兒
不願入宮若是氏兒前程遠大將來嫁得一個良人
一似尊神模樣偕老百年也不辜負了春花秋月說
甚麼富貴榮華二郎神微微笑道此亦何難只恐夫
人立志不堅姻緣分定自然十里相逢說畢起身跨
上盤窓一聲响唬神道去了韓夫人不見便罷既然
見了這般模樣真是如醉如痴和衣上床睡了正是
歡娛嫌夜短
寂寞恨更長

春來覆去一片春心按納不住自言自語想一回定

一回適聞尊神降臨，四目相視，好不情長。怎地又暫
 然而去？想是聰明正直爲神，不比塵凡心性。是我錯
 用心機了。又想一回，道是適聞尊神，丰姿態度，語笑
 雍容，宛然是生人一般。難道見了氏兒，這般容貌，全
 不動情？還是我一時見不到處，放了他去。弄來還該
 着意溫存，纔是。然石人兒也告得轉，今齊錯過，未知
 何日重逢。好生纏脫不下。眼巴巴盼到天明，再做理
 會。及至天明，又睡着去了。直到傷午，方纔起來。當日
 無情無緒，已不到晚，又去設了香案，到花園中禱告
 如前。若得再見尊神一面，便是三生有幸。話話之間

忽然一聲明曉夜來二郎神又立在面前韓夫人喜不自勝將一天愁悶已冰消瓦解了即便向前施禮對景忘懷頻請尊神入房氏兒別有衷情告訴二郎神喜孜孜堆下笑來便携夫人手共入繡房夫人起居已畢二郎神正中坐下夫人侍立在前二郎神道夫人分有仙骨便坐不妨夫人便斜身對二郎神坐下即命侍兒安排酒果在房中一杯兩盞看看說出東腸話來道不得個

春爲茶博士

酒是色媒人

當下韓夫人解佩出湘妃之玉開屏露漢署之香若

是尊神不嫌穢褻暫息天上征輪少叙人間恩愛二郎神欣然應允携手上床雲雨綢繆大人傾身陪奉忘其所以盤桓至五更二郎神起身囑付夫人保重再來相看起身穿了衣服執了彈弓跨上樞密一聲响曉便無踪影侍夫人成心塌地道是神仙下臨心中甚喜只恐太尉夫妻催他入宮只有五分病裝做七分病間常不甚十分歡笑每到晚來精神炫耀氣生春神道來時三盃已過上床雲雨至晚便去非止一日忽一日天氣稍涼道君皇帝分散合宮秋衣偶思韓夫人就差內侍捧了旨意勅賜羅衣一襲玉

帶一圍到於楊太尉府中韓夫人掛了香案謝恩禮畢內侍便道且喜娘娘貴體無事聖上思憶娘娘故遣賜羅衣玉帶就問娘娘病勢已痊須早早進宮韓夫人管待使臣便道相煩內侍則例氏兒病體只去得五分至賴內侍轉奏寬限進宮實爲恩便內侍應道這個有何妨礙聖上那裏也不少娘娘一個人入宮時只說娘娘尚未全好還須耐心保重便了韓夫人謝了內侍作別不題到得晚間二郎神到來對韓夫人說道且喜聖上寵眷未衰所賜羅衣玉帶便可借說夫人道尊神何以知之二郎神道小神坐觀天

下立見四方。詠此區區小事，豈有不知之理。夫人聽說，便一發將出來看。二郎神道：大凡世間寶物，不可獨享。小神缺少，剛腰玉帶。若是夫人肯捨施時，便完成善果。夫人便道：氏兒一身已屬尊神，緣分非淺。若要玉帶，但憑尊神將去。二郎神謝了，上床歇會。未至五更起身，手執彈弓，拿了玉帶，跨上樞窓，一聲响響，依然去了，却不道是。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爲

韓夫人與太尉居止，雖是一宅，分爲兩院。却因是內家內人早晚愈加提防，府堂深穩，料然無間雜人。

敢擅入。但近日來常見西園徹夜有火唧唧噴噴似
有人聲息。又見韓夫人精神旺相喜容可掬。太尉再
三躊躇便對自己夫人說道。你見韓夫人有些破綻
出來麼。太尉夫人說道。我也有些疑影。只是府中門
禁甚嚴。決無此事。所以坦然不疑。今者太尉既如此
說。有何難哉。且到晚間着猜細家人從屋上扒去。打
探消息。便有分曉。也不要錯怪了人。太尉便道。言之
有理。當下便喚兩個猜細家人分付他如此如此教
他不要從門內進去。只把摘花梯子倚在牆外。待人
靜時直扒去韓夫人臥房。看他動靜。卽來報知。此事

非同小可的勾當。須要小心在意。二人領命去了。太尉立等他回報。不消兩個時辰。二人打看得。拜夫人房內。這般這般。便教太尉屏去左右。方纔將所見韓夫人房內坐着一人。說話飲酒。夫人人口口聲聲。稱是尊神。小人也仔細想來。府中牆垣又高。防閑又密。就存反人。挿翅也飛不進。或者真個是神道也。未見得太尉聽說。喫那一驚不小。叫道。怕哉。果然有這等事。你二人休得說謊。此事非同小可。二人答道。小人並無半句虛謬。太尉便道。此事只許你知。我知不可洩漏了消息。二人領命去了。太尉轉身對夫人一一說。

知雖然如此只是我眼見爲真我明晚須親自去打探一番便看神道怎生模樣捱至次日晚間太尉後喚過昨夜打探二人來分付道你兩人若一個同我過去着一个人在此伺候休教一人知道分付已畢太尉便同一人過去捏脚捏手輕輕走到韓夫人窓前向窓眼內把眼一張果然是房中坐着一尊神道與二人說不差便待聲張起來又恐驚得脫身只得忍氣吞聲依舊過來分付二人休要與人胡說轉入房中對夫人說知就裡此必是韓夫說少年情性把不住心原意馬便遇着那神醜在此淫污大爺決不

是凡人的勾當便須請法官調治你須先去對韓夫人說出緣由待我自去請法官便了夫人領命明早起身到西園來韓夫人接見坐定茶湯已過太尉夫人屏去左右對面論心便道有一句話要對夫人說知夫人每夜房中却是與何人說話唧唧噥噥有些風聲吹到我耳朵裡只是此事非同小可夫人須一一說知不要隱瞞則個韓夫人聽說滿面通紅他道侍兒夜間房中並沒有人說話只侍兒與養娘們閒話消遣却有甚人到來這裡太尉夫人聽說便把太尉夜來所見模樣一一說過韓夫人赫得目瞪口呆

因知所推太尉夫人再三安慰道夫人休要哭驚太尉已去請法官到來作用便見他是人是鬼只是夫人到晚間務要陪憫小心休要害怕說罷太尉夫人自去韓夫人到捏着兩把汗看看至晚二郎神却早來了但是他來時那彈弓緊緊不離左右却說這東太尉請下靈濟宮林真人手下的徒弟有名的王法官已在前廳作法比至黃昏有人來報神道來了法官披衣仗劍昂然而入直至韓夫人房前大踏步進去大喝一聲你是何妖邪却敢淫汙天眷不要走哭吾一劍二郎神不慌不忙便道不得無禮但見

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嬰孩，弓開如滿月，箭發似流星。

當下一彈正中王法官額角上，流出鮮血來，霍地墜後，便倒寶劍丟在一邊。衆人慌忙向前扶起，往前廳去。那神道也跨上檻憲，一聲响亮，早已不見。當時却是怎地結果，正是：

說開天地怕

道破鬼神驚

却說韓夫人見二郎神打退了法官，一發道是真仙下降，愈加放心，再也不慌。且說太尉已知法官不濟，只得利賄此將息錢，送他出門，又去請得虎符，親持

道士來，那潘道士專一行持五雷天心正法，再不苟且。又且足智多謀，一聞太尉呼喚，便來相見。太尉免不得將前事一一說知。潘道士便道：「先着人引領小道到西園，看他出沒去處。但知是人，是鬼，太尉道：『只得有理。』當時潘道士別了太尉，先回西園。韓夫人卧房上上下下看了一會，又請出韓大人來拜見了，看了他氣色，轉身封太尉說：『太尉在上，小道看來，韓夫人面上部位氣色並無鬼祟相侵，只是一個會妖法的人，故作小道自有處置，也不用書符咒水，打鼓搖鈴，待他來時，小道袋中捉蠶手到拿來，只怕他識破。」

局面冉也不來却是無可奈何太尉道若得他再也不來便是乾淨了我師且在此間話片時則倒說話的若是這厮識局知趣見機而作恰是斷線鴛鴦一般再也不來惹得先前受用了一齋且又完名全節再去別處利市有何不美却不道是

得意之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

往

却說那二郎神畢竟不知是人是鬼却只是他嘗了餌頭不達時務到那日晚間依然又來韓夫人說道夜來氏兄一些不知冒犯尊神且喜尊神無恙切休

見賁二郎神道我是上界真仙只爲與夫人仙緣有分早晚要度夫人脫胎換骨白日飛昇耐這蠢物便有千軍萬馬怎地近得我韓夫人愈加欽敬歡好倍常却說早有人報知太尉太尉便對潘道士說知潘道士稟知太尉低低分付一個養娘教他只以服事爲名先去偷了彈弓教他無計可施養娘去了潘道士結束得身上緊簇也不披法衣也不仗寶劍討了一根芥眉短棍只叫兩個從人遠遠把火照着分付道若是你們怕他彈子來時預先躲過讓我自去看他彈子近得我麼二人都暗笑道看他說幫少不

得也。中他一彈，却說着娘先去，以服事爲名，扶扶擦擦，漸近神道身邊。正與韓夫人交盃換盞，不覺防他偷了彈片，藏過一望廂。這裡從人引領潘道士到得門前，便道：「此間便是。」丟下法筭，三步做兩步，躲開去了。却說潘道士掀開簾子，縱目一觀，見那神道安坐在上，大唱一聲，舞起棍來，匹頭匹腦，一徑打去。二郎神急急取那彈弓時，再也不見，只叫得一聲中計，連忙退去，跨上樞密院時，還那時快。潘道士一棍打着二郎神後腿，却打落一件物事來。那二郎神一聲响，竟依然向萬花深處去了。潘道士便拾起這件物事。

離得破不
平二郎神
事以後便
好下十升
齊鎮服
虎好人多
少打人便
宜了多上
人

來向燈下一看却是一隻四絨烏皮皂靴且將去與
羅太尉道小道看來定然是個妖人做作不干二郎
神之事却是怎地拿他便好太尉道有勞吾師且自
請回我這裡別有措置自行體訪當下酬謝了潘道
士去了結過一邊太尉自打轎到蔡太師府中直至
書院裏告訴道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終不成恁地便
罷了也須喫那厮恥笑不成模樣太師道有何難哉
卽今着落開封府滕人尹領這靴去作眼差眼明手
快的公人務要體訪下落正法施行太尉道謝太師
指教太師道你且坐下卽命府中張幹辦火速去請

開封府大尹到來起居拜畢屏去人從太師與太
尉齊聲說道帝輦之下怎容得這等人在此做作大
尹須小心在意不可怠慢此是非同小可的勾當且
休要打草驚蛇喫他走了大尹聽罷嚇得面色如土
連忙答道這事都在下官身上領了皮靴作別回衙
即便陞廳叫那當日緝捕使臣王觀察起來喝退左
右將上項事細說了一遍與你三日限要捉這個傷
府中做不是的人來見我若要大驚小怕仔細體察
重重有賞不然罪責不小說罷退廳王觀察領了這
批將至使臣房裡喚集許多做公人嘆了一口氣只

見

眉頭搭上雙鎖鎖

腹內新添萬斛愁

却有一個三都提事使臣姓冉名貴喚做冉大極有
機變不知替王觀察置了幾多疑難公事王觀察極
是愛他當日冉貴見觀察眉頭不展面帶憂容再也
不來蒼梧只管南天北地七十三八十四說開了去
王觀察見他們全不在意便向懷中取出那皮靴向
卓上一丟便道我們苦殺是做公人世上有這等糊
塗官府這皮靴又不曾說話却限我三日之內要捉
這個穿皮靴在楊府中做不是的人來你們衆人道

是好笑麼。衆人輪流將皮靴看了一會到冉貴面前。冉貴也不採。只說難難難。官府與個糊塗觀察。怪不得你煩惱。那王觀察不聽便罷。聽了之時。說道冉大。你也只管說道難。這樁事便恁地干休罷了。却不難爲了區區小子。如何回得太尹的說話。你們衆人都。在這房裡。揀過錢來使的。却說是難難難。衆人都道。賊情公事。還有些捉摸。既然曉得他是妖人。怎地近得他。若是近得他。前日潘道士也捉勾多時了。他也無計奈何。只打得他一隻靴下來。不想我們晦氣。撞着這場沒頭腦的官司。却是真個沒捉處。當下王

與開這說取出紙條兒來看便知端的王觀察見他說着
海底眼便道這廝老實放了他好好與他講當下放了任
一即便道一即休怪這是上的差遣不得不如此就將紙
條兒遞他看任一即看了道觀察不打緊你說是一兩年
間做的就是四五年前做的坐滿還在家中却着人同去
取來對看便有分毫當時又差兩個人服了任一即脚下
點地到家中取了簿子到得使臣蔣某王觀察親自從頭
檢看看至三年三月五日與紙條兒上字號對照相同看
時哭了一驚做聲不得却是蔣太師府中衆幹辦來定製
的王觀察便帶了任一即取了皂靴執了坐褥火速到府
廳回話此是大尹立等的勾當即便出至公堂王觀察將
上項事說了一遍又將簿子呈上將這紙條兒親自與大

尹對蔡相曰大尹與了一書原來如此常下半跪不信泥
令了一會開口道待地時不予在一即事且放他去任一
即蔡相引了自去大尹又與轉來分付道放便放你却不
許說向外人知道有大問你時只把閑話支吾歸去你可
小心記着任一即答應道小人理會得款天喜地的去了
大尹帶了王觀察再賁二人藏了靴兒衙子一徑行轉到
楊太尉府中來正直太尉朝罷回來門吏報覆出廳相見
大尹便道此間不是說話處太尉便引至西偏小書院裏
屏去人從止留王觀察并賁二人到書房中伺候大尹使
筵從前事歷歷說了一遍如此如此却是如何處置下官
未敢擅便大尉看了呆了半晌想道太師國家大臣富貴
能長如此此事豈是實就是他府中出來的一定是太師

親近之人做下此等不良之事商量一會欲待將這靴到太師府中面質一番誠恐干碍體面取性不便欲待閑起斥題奈事非同小可曾經過兩次法官又着落緝捕使臣拿下任一郎問過事已張揚一時糊塗過去他日事發難推不知倘聖上發怒罪責非小左思右想只得分付王觀察冉貴自去也叫人看顧着人將靴兒簿子藏在身邊同大尹徑奔一處來正是

踏破鐵靴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當下太尉大尹徑往蔡太師府中門首伺候報復多時太師叫喚入來書院中相見起烹茶湯已畢太師口道公事有些下落麼太尉道這賊已有主名了却只是干得本師面皮不敢擅去捉他太師道此事非同小可我却如何護

如得太尉道太師便不護短未免喫個小小驚恐太師道
你且說是誰直恁地發難太尉道乞屏去從人方敢胡言
太師即時將從人趕開太尉便開了文匣將坐簿呈上與
太師檢看過了便道此事須太師爺自家主裁却不于外
人之事太師連聲道休哉怪哉太尉道此係緊要公務休
得見在下一官太師道不見怪你却是恁這隻靴來歷不明
太尉道簿上明寫着府中張幹這定做並非慌言太師道
此靴總是張干定造文牘過了與他無涉說起來我府中
祇服衣靴襪履等件各自係一個義娘分掌或是府中自
製造的或是往來饋送一出入的一一開裁明白逐月
做清報數並不紊亂待我早查底簿便見明白即便着人
去查那一箇靴鞋自是原樣地出來當下將義娘喚至示

來我府中完服衣製履襪等件各自送一個養娘分
掌。或是府中自製造的。或是往來僱送一出一入的。
一一開載明白。逐月繳清數目。不系亂待我。帶查
底簿。便見明白。卽便着人去查。那一個管轄的養娘
喚他出來。留下將養娘喚至手巾執着一本簿子。太
師問道。這是我府中的數兒。如何得到他人手中。卽
便查來。當下養娘逐一查看。看得這兒是去年三月
中。自着人製造的。到府不多幾時。那有一個門生。叫
做楊時。便是龜山先生與太師極相厚的。隱了近京
一個知縣。前來拜別。因他是道學先生。友敬。敬穿不

甚奔騰太師命取圖領一隻銀帶一圓京靴一雙川
扇四柄送他作餞程這靴正是太師送與楊知縣的
果然前件開寫明白太師即便與太尉大尹看了二
人謝罪道恁地又不干太師府中之事適間言語冲
撞只因公事相逼萬望太師海涵太師笑道這是你
們分內的事職守當然也惟你不得只是楊龜山如
何肯恁地做作其中還有緣故如今他任所去此不
遠我潛地喚他來問個分曉你二人且去休說與人
知道二人領命作別回府不題太師即差幹辦火遠
兼取楊知縣來往歷兩日便到京中到太師跟前茶

湯已畢，太師道知縣爲民父母，却恁地這般做作，這是逆天之罪。將上項事一一說過。楊知縣欠身稟道：「師相在上，某去年承師相厚恩，未及出京，在那中忽患眼痛，左右傳說此間有个清源廟，道二郎神極是淸靈，有靈便許下愿心，待眼痛痊安，卽往拈香答禮。後來好了，到廟中燒香，却見二郎神冠服件件整齊，只脚下烏靴綻了，不甚相稱。下官卽將這靴捨與二郎神供養去訖，只此是真實語。知縣生平不欺暗室，既讀孔孟之書，怎敢行盜跖之事。望太師詳察。太師從來曉得楊龜山是個大儒，怎肯胡做，聽了這篇言。」

語便道我也曉得你的名聲只是要你來時同領銀
由他們總肯心服管待酒食作別了知縣自去分付
休對外人泄漏知縣作別自去正是

日前不作虧心事

半夜敲門不喫驚

太師便請過楊太尉膝下大尹過來跪問就裏便道恁
地又不干楊知縣事還着開封府用心搜捉便了當
下大尹做聲不得仍舊領了孩兒作別回府喚過王
觀察來分付道始初有些影響如今都成虛餅你還
領這批去寬限五日務要捉得賊人回話當下王觀
察領這差使好生愁悶便到使臣房裡對冉貴道你

着我晦氣。千好萬好。全仗你。跟究出任一郎來。既是太師府中事體。我只道官官相護。就了其。事。却如何從新又要這個人來。却不道是生菜舖中。沒買他處。我想起來。既是楊知縣。捨與二郎神。只怕真個是神道。一時風流興發。也不見得。怎生地討個證據。回復大尹。冉貴道。觀察不說我也曉得。不干任一郎事也。不干蔡太師。楊知縣。事。若說二郎神所爲。難道神道做這等虧心行當不成。一定是廟中左近。妖人所爲。還到廟前。廟後。打探些風聲。出來捉得着。觀察休歡喜。捉不着。觀察也休煩惱。觀察道。說得是。即便將靴

再貴見宋
帝信不的
猶六十七
歲云

兒與冉貴收了冉貴却裝了一條雜貨擔兒手執着
一個玲瓏瑤瑛的東西叫做個驚風一路搖着徑奔
二郎神廟中來歇了擔兒拈了香低低祝告道神明
鑒察早早保佑冉貴捉了楊府做不是的也替神道
洗清了是非拜罷連討了三個筊都是上上大吉冉
貴謝了出門挑上擔兒廟前廟後轉了一遭兩隻眼
東觀西望再也不開看看走至一處獨扇門兒門傍
却是半窰門上掛一頂半新半舊斑竹簾兒半開半
掩只聽得叫聲貨賣過來冉貴聽得叫轉頭看時却
是一個後生婦人便道告小娘子叫小人有甚事婦

人道你是收買舊貨的却有一件東西在此胡亂賣
幾文與小廝買嘴喫你用得也用不得再賣道告小
娘子小人這個擔兒有名的叫做百納倉無有不收
的你且把出來看婦人便叫小廝拖出來與公公看
當下小廝拖出甚東西來正是

鹿迷秦相應難辨

繫夢莊周末可知

當下拖出來的却正是一隻四縫皮靴與那前日潘
道士打下來的一般無二再賣暗暗喜不自勝便告
小娘子此是不成對的東西不值甚錢小娘子若要
許多只是不要把話來說遠了婦人道胡亂賣幾文

與小廝們買嘴喫只憑你說罷了只是要公道些再
貴便去便袋裡摸一貫半錢來便交與婦人道只憑
地肯賣便收去了不肯時勉強不得正是一物不成
兩物見在婦人道甚麼大事再添些罷再貴道添不
得挑了擔兒就走小廝就哭起來婦人只得又叫轉
再貴來便道多少添些不打甚緊再貴又去摸出二
十文錢來道罷罷貴了貴了取了靴兒往擔內一丟
挑了便走心中暗喜這事已有五分了且莫要聲張
還要細訪這婦人來歷方纔有下手處是晚將擔子
寄與天津橋一個相識人家轉到使臣房裡王觀察

來問時，只說還沒有消息。到次日，喫了早飯，再到天
津橋相識人家，取了擔子，依先挑到那婦人門首。只
見他門兒鎖着，那婦人不在家裡了。冉貴眉頭一皺，
計上心來，歇了擔子，捫門兒看去，只見一個老漢坐
着个矮板凳，在門首將稻草打繩。冉貴陪个小心，問
道：伯伯，借問一聲，那左首住的小娘子，今日在那裡
去了？老漢住了手，擡頭看了冉貴，一看便道：你同他
怎麼？冉貴道：小子是賣雜貨的，昨日買袋換那小娘
子舊靴一隻。一時間看不仔細，換得虧本了，特地尋
他退還討錢。老漢道：勸你喫虧些罷。那雌兒不是好

有子孫夫
人所以生
功打這
故不往來
白濁也

惹的他是二郎廟裡廟官孫神通的親表子那孫神
通一身妖法好不利害這舊靴一定是神道替下來
孫神通把與表子換些錢買菓兒喫的今日那雌兒
往外婆家去了他與廟官結識非止一日不知甚麼
緣故有兩三個月忽然生疎近日又漸漸來往了你
若與他倒錢定是不肯惹毒了他對孤老說了就把
妖術禁你你却奈何他不得冉貴道原來他地多謝
伯伯指教冉貴別了老漢復身挑了擔子嘻嘻的喜
容可掬走回使臣房裡來王觀察迎着問道今番想
得了利市冉貴道果然你且取出前日那隻靴來

我看王觀察帶雙單出再貴將自己接來這隻雞比
照一下毫厘不差王觀察忙問道你這雞那裏來的
冉貴不慌不忙數一數二細細分割出來我說不干
神道之事眼見得是孫神通做下的不是更不須疑
王觀察歡喜的沒人腳處連忙燒了利市執盃謝了
冉貴如今怎地去捉只怕漏了風聲那廝走了不是
要處冉貴道有何難哉明日備了三牲禮物只說去
賽神還愿到了廟中廟主自然出來迎接那時擲盞
爲號即便捉了不費一些氣力觀察道言之有理也
還該稟知太尹方去捉人當下王觀察稟過太尹大

尹也喜道。這是你們的勾當。只要小心在意。休教有失。我聞得妖人善能隱形遁法。可帶些法物去。却是猪血狗血大蒜臭尿。把他一灌。再也出路不得。王觀察領命。便去備了法物。過了一夜。明晨早到廟中。暗地着人帶了四般法物。遠遠伺候。捉了人。暗便前來接應。分付已了。王觀察却和冉貴換了衣服。衆人簇擁將來。到殿上拈香。廟官孫神通出來接見。宣讀疏文。未至四五句。冉貴在傍斟酒。把酒盞望下一擲。衆人一齊動手。捉了廟官。正是

渾似皂隄追紫燕

真如猛虎啖羊羔

再把四般法物劈頭一淋。廟官知道如此作用。隨你
潑天的神通。再也動彈不得。一步一提。打到開封府
中來。府尹聽得捉了妖人。即便升廳。大怒喝道。耐
這廝帝輦之下。輒敢大膽。與妖作伴。淫污天眷。奸騙
寶物。有何理說。當下吊神通。初時抵賴。後來加起刑
法來。料道脫身不得。只得從前一一招了。招稱自小
在江湖上學得妖法。後在二郎廟出家。用錢貨緣。做
了廟官。因當日在廟中。聽見韓夫人禱告。要嫁得
個丈夫。一似二郎神模樣。不合輒起奸心。假扮二郎
神模樣。淫污天眷。騙得玉帶一條。只此是實。大尹呼

取大枷枷了。推何獄中。教禁子好生在意。收管須要
請旨定奪。當下疊成文案。先去稟明了楊太尉。太尉
卽同到蔡太師府中。商量奏知道。若皇帝倒了聖旨
下來。這厮不合。淫污天眷。奸騙寶物。准律凌遲處死。
妻子沒入官。追川原。騙玉帶。尚未出笏。仍歸內府。韓
夫人不合。輒起邪心。永不許入內。就着楊太尉做主。
另行改嫁良民。爲婚。當下韓氏好一場惶恐。却也了
却相思債。得遂平生之願。後來嫁得一個在京開官
店的遠方客人。說過不帶回去的。那客人兩頭往來。
盡老百年而終。這是後話。開封府就取出廟官孫神

通來當堂讀了明諭貼起一片蘆葦明寫犯由判了
一個剛字推出市心加刑示衆正是

從前作過事

沒典一齊來

當日看的真是挨肩疊背監斬官讀了犯由劄子呼
起惡殺都來一齊動手割了孫神通好場熱鬧原係
京師老郎傳流至今編入野史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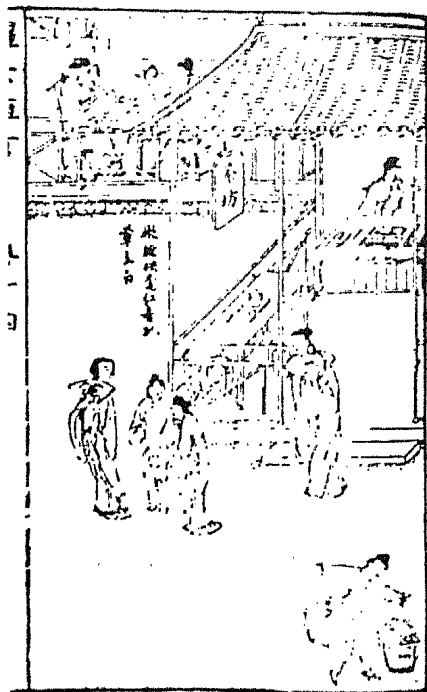
但存夫子三分禮

不犯蕭何六尺條

自古奸淫應橫死

神通縱有不相饒

醒世恒言卷十三終





第十四卷

開樊棧多情周勝仙

太平時節日偏長

處處笙歌入醉鄉

閒說舊典且臨幸

大家拭目待君王

這四句詩乃詠御駕臨幸之事。從來天子建都之裏人保地靈自然名山勝水。湊着賞心樂事。如唐朝便有箇曲江池。宋朝便有箇金明池。都有四時美景。傾城士女王孫佳人才子。往來遊翫。天子也不時駕臨。與民同樂。如今且說那人。宋徽宗朝年。東京金明池邊有座酒樓。喚做樊棧。這酒樓有個開酒肆的范大。

郎兄弟范二郎未曾有妻室時值春末夏初金明池
游人賞翫作樂那范二郎因去遊賞見佳人才子如
蟻行到了茶坊裏來看見一個女孩兒方年二九生
得花容月貌這范二郎立地多時細看那女子生得
色色易迷難拆隱深間藏柳陌足步金蓮腰肢一
捻嫩臉映桃紅香肌膩玉白嬌姿恨惹狂童情態
愁牽艷客美蓉帳裏做鴛鴦風雲雨此時何處覓
元來情色都不由你那女子在茶坊裏四目相視俱
各有情這女孩兒心裏暗暗地喜歡自思量道若還
我嫁得一似這般子弟可知好哩今日當面錯過再

几面麻兒
說白更覺
對付有情

來那裏去討正思量道如何着個道理和他說話問
他曾娶妻也不曾那跟來女使和姑子都不知許多
事你道好巧只聽得外面水盞响女孩兒眉頭一縱
計上心來便叫賣水的傾一盞甜蜜蜜的糖水來那
人傾一盞糖水在銅盃兒裏遞與那女子那女子接
得在手纔上口一呷便把那個銅盃兒望空打一擲
便叫好好你却來暗算我你道我是几誰那范二聽
得道我且聽那女子說那女孩兒道我是曹門裏周
大郎的女兒我的名字叫勝仙小娘子年一十八
歲不曾喫人暗算你今却來算我我是不曾嫁的女

孩兒這范二自思量道這言語蹊蹺分明是說與我
聽這賣水的道告小娘子小人怎敢暗算女孩兒道
如何不是暗算我蓋子裏有條草賣水的道也不爲
利害女孩兒道你待算我喉嚨却恨我爹爹不在家
裏我爹若在家與你打官司你子在傍邊道却也同
耐這廝茶博士見衆面開炒走人來道賣水的你去
把那水好好挑出來對面范二郎道他既過幸與我
我不過隨即也叫賣水的傾一盞甜蜜蜜糖
水來賣水的便傾一盞糖水在手近與范二郎二郎
接着蓋子啣一口水也把蓋子啣空一丟大叫起來

道好好你這個人真個要暗算人你道我是兀誰我
哥哥是樊樓間酒店的喚做范大郎我便喚做范二
郎年登一十九歲未曾喫人暗算我射得好弩打得
好彈兼我不曾娶渾家賣水的道你不是風是甚麼
思說與我知道指望我與你做媒你便告到官司我
是賣水怎敢暗算人范二郎道你如何不暗算我的
孟兒裏也有一根草藥女孩兒聽得心裏好喜歡奈
博士入來推那賣水的出去女孩兒起身來道你們
回去休看着那賣水的道你敢隨我去這子弟思量
道這話分明是教我隨他去只因這一去惹出一場

一步男女
孩兒情願
十男子一
倍

沒頭腦官司正是

言可省時休便說

步宜留處莫胡行

女孩兒約莫去得遠了。范二郎也出茶坊遠遠地望
着女孩兒去。只見那女子轉步。那范二郎好喜歡。直
到女子住處。女孩兒入門去。又掀起簾子出來。望范
二郎心中越喜歡。女孩兒自人去了。范二郎在門前
一似失心風的人盤旋。走來走去。直到晚方纔歸家。
且說女孩兒自那日歸家。點心也不喫。飯也不喫。覺
得身體不快。做娘的慌問迎兒道。小娘千不曾喫甚
生冷。迎兒道。告媽媽。不曾喫甚。娘見女兒幾日只在

床上不起，走到床邊問道：「我兒，害甚的病？」女孩兒道：「我覺有些渾身痛，頭疼，有一兩聲咳嗽。」周媽媽欲請醫人來看女兒，爭奈員外出去未歸，又無男子漢在家，不敢去請。連兒道：「隔一家有個王婆，何不請來看？」小娘子道：「他與僕玉百會，與人收生，做針線做媒人，又會與人看脉，知人病輕重，鄰里家有些些事，都曉他。」周媽媽便令連兒去請得王婆來，見了媽媽，媽媽說女兒從全明池走了一遍回來，就病倒的因由。王婆道：「媽媽不須說得待，老媳婦與小娘子看脉自知。」周媽媽道：「好好迎兒，引將王婆進女兒房裏。」小娘子正

爲子年少
時七易湯
來人

睡裏開眼，叫聲少禮。王婆道：「得便，老媳婦與小娘子看脉。」則個小娘子伸出手臂來，授王婆看了脉，道：「娘千害的是頭疼，渾身痛，覺得懶懶地惡心。」小娘子道：「是也。」王婆道：「是古女娘子道：『又有兩聲咳嗽。』」王婆不聽得，爲事皆休。聽了道：「這病蹺蹺，如何出去？」走了一遭回來，却便害這般病。王婆有着迎兒，妹子道：「你們且出去，我自問小娘子。」則個迎兒和妹子自出去。王婆對着女孩兒道：「老媳婦却理會得這病。」女孩兒道：「婆婆，你如何理會得？」王婆道：「你的病，喚做心病。」女孩兒道：「如何是心病？」王婆道：「小娘子莫不見了甚麼人？」

歡喜了，却害出這病來，是也不是？女孩兒低着頭了，叫沒王婆道：「小娘子實對我說，我與你做個道理，教了你性命。」那女孩兒聽得說話投機，便說出上件事來。那子弟喚作范二郎。王婆聽了道：「莫不是樊樓開酒店的范二郎？」那女孩兒道：「便是。」王婆道：「小娘子休要煩惱，別人時老身便不認得，若說范二郎，老身認得他的哥哥嫂嫂，不可得的好人。」范二郎好個伶俐子弟，他哥哥見教，我與他說親小娘子，共教你嫁范二郎。你要也不要？」女孩兒嘆道：「可知好哩！只怕我媽媽不肯。」王婆道：「小娘子放心，老身自有個道理，不須。」

煩惱女孩兒道若得恁地時重謝婆婆王婆出房來
叫媽媽道老媳婦知得小娘子病了媽媽道我兒害
甚麼病王婆道要老身說且告三盞酒喫了却說媽
媽道迎兒安排酒來請下婆媽媽一頭請他喫酒一
頭問婆婆我女兒害甚麼病王婆把小娘子說的話
一一說了一遍媽媽道如今却是如何王婆道只得
把小娘子嫁與范二郎若還不肯嫁與他這小娘子
病難醫媽媽道我大郎不在家須使不得王婆道告
媽媽不若與小娘子下了定等大郎歸後却做親目
眼下救小娘子性命媽媽允了道好好怎地做個道

理王婆道老媳婦就去說回來便有消息王婆離了周媽媽家取路逕到樊樓來見范大郎正在櫃身裏坐王婆叫聲萬福大郎還了禮道王婆婆你來得正好我却待使人來請你王婆道不知大郎喚老媳婦做甚麼大郎道二郎前日出去歸來晚飯也不喫道身體不快我問他那裏去來他道我去看金明池直至今日不起害在床上飲食不進我待來請你看牀范大娘子出來與王婆相見了大娘子道請婆婆叔叔叔則個王婆道大郎大娘子不要入來老身自同二郎這病是甚的樣起范大郎道好好婆婆自去在

我不陪你了。王婆走到二郎房裏，見二郎只在裏面
叫聲二郎。老媳婦在這裏，范二郎閃閃明道：王婆，
多時不見，我性命休也。王婆道：害甚病，便休。二郎道：
覺頭疼，惡心，有一兩聲咳嗽。王婆哄將起來，二郎道：
我有病，你却哄我。王婆道：我不哄別的，我得知你的
病了，不害別病，你害曹門裏周大郎女兒，是也不是。
二郎被王婆道着了，跳起來道：你如何得知？王婆道：
他家教我來說親事。范二郎不聽得說，萬事皆休。聽
得說好喜歡，正是。

人逢喜事精神爽

話合心機意趣投

當下同王婆厮趕着出來見哥哥嫂嫂。哥哥兄弟出來道：「你害病却便出來。」二郎道：「告哥哥，無事了也。」哥嫂好快活。王婆對范大郎道：「曹門裏周大郎家特使我來說：二郎親事大郎歡喜，話休絮煩。兩下說成了，下了定禮，都無別事。范二郎開時不着家，從下了定，便不出門，與哥哥照管店裏。且說那女孩兒開時不做針線，從下了定也肯做活，兩個心安逸樂。只等周大郎歸來做親。三月間下定，直等到十一月間等得周大郎歸來，少不得鄰里親戚洗塵，不在話下。到次日，周媽媽與周大郎說知上件事，周大郎道：「定下未

媽媽道：「定了也。」周大郎聽說雙眼圓睜，看着媽媽，罵道：「打脊老賤人，得誰言語，擅便說親他高殺也？只是個開酒店的，我女兒怕沒大戶人家對親，却許着他，你倒了志氣，幹出這等事，也不怕人笑話。」正恁的罵媽媽，只見迎兒叫媽媽且進來救小娘子。媽媽道：「候甚迎兒？」道：「小娘子在屏風後，不知怎地氣倒在地，只得媽媽一步一跌，走向前來，看那女孩兒倒在地上。」

未知性命如何

先見四肢不舉

從來四百四病，惟氣最重。元來女孩兒在屏風後，聽得做爺的罵娘，不肯教他嫁范二郎，一口氣塞上來，

氣倒在地。媽媽慌忙來救。被周大郎擡住。不得他救。
罵道：「打會賊娘，辱門敗戶的小賤人，死便教他死。」救
他則甚。迎兒見媽媽被周大郎擡住，自去向前。却被
大郎一個漏風掌，打在一壁廂。即時氣倒。媽媽迎兒
向前救得。媽媽甦醒。媽媽大哭起來。鄰舍聽得。周媽
媽哭。都走來看。張嫂兒攛毛嫂才救。擡上一屋子。原
來周大郎平昔爲人不近道理。這媽媽只是和氣。鄰
舍都只他周大郎看見多人。便道：「家間私事，不必相
勸。」鄰舍見如此說。都回去了。媽媽看女兒時。四肢水
冷。媽媽拖着女兒哭。本是不死。因没人救。却死了。周

西七九下
媽媽罵周大郎你直恁地尋害想必你不捨得三五
下貫房舍故意把我女兒壞了性命周大郎聽得大
怒道你道我不捨得三五貫房舍這等笑落我周
大郎走將出去周媽媽如何不煩惱一個觀音也似
女兒又伶俐又好針線諸般都好如何教他不煩惱
離不得周大郎買具棺木八個人擡來周媽媽見棺
材進門哭得好苦周大郎看着媽媽道你道我割捨
不得三五貫房舍你看女兒房裏但有的細軟都
搬在棺材裏只就當時教作作人等入了殮即時使
人分付管墳園張一郎兄弟二郎你兩個便與我同

坑子分付了畢話休絮煩功德水陸也不做停留也不停留只就來日便出喪周媽媽教留幾日那裏拘得過來早出了喪埋葬已了各人自歸

可憐三尺無情土

益知多情年少人

話分兩頭且說當日一個後生的年三十餘歲姓朱名真是個賄行人日常慣與作作的做幫手也會與人打坑子那女孩兒入殮及砌坑都川着他這日葬了女兒回來對着娘道一天好事投奔我我來日就富貴了娘道我兒有甚好事那後生道好咲今日曹門裏周大郎女兒死了夫妻兩個爭競道女孩兒是

爺氣死了，鬧得氣約莫有三五千貫房資，都安在棺材裏，有恁地富貴，如何不去取之？那做娘的道：「這事却不是要的事？」又不是人棒十三的罪過，又兼你爺有樣子，二十年前時你爺去掘一冢墳，掘開棺，村蓋尸首，覷着你爺笑起來，你爺嘆了那一驚，歸來過得四五月，你爺便死了。孩兒切不可去，不是要的我，朱真道：「娘，你不得勸我去，床底下拖出一件物事來，把與娘看。」娘道：「休把出去罷。」原先你爺曾把出去，使得一番便休了。朱真道：「各人命運不同，我今年算了幾大命，都說我該發財，你不要阻當我。」你道拖出

的是甚物事原來是一個皮袋裏面盛着些挑刀斧頭一個皮燈盞和那盛油的罐兒又有一領蓑衣娘都看了道這蓑衣要他做甚朱真道半夜使得着當日是十一月中旬却恨雪下得大那厮將蓑衣穿起却又帶一片是十來條竹皮編成的一行帶在蓑衣後面原來雪裏有腳跡走一步後面竹片扒得平不見腳跡當晚約莫也是二更左側分付娘道我回來時敲門响你便開門雖則京城鬧熱城外空闊去處依然冷靜況且二更時分雪又下得大兀誰出來朱真離了家回身看後面時沒有腳跡迤邐到周大郎

墳邊到蕭牆矮處把腳跨過去你道好巧原來管墳的養隻狗子那狗子見個生人跳過牆來從草窠裏爬出來便叫朱真日間備下一團油糕裏面藏了些藥在內見狗子來叫便將油糕丟將去那狗子見丟甚物過來聞一聞見香便喫了只叫得一聲狗子倒了朱真却走近墳邊那看墳的張二郎叫道哥哥狗子叫得一聲便不叫了却不作怪莫不有甚做不是的在這裏起去看一看哥哥道那做不是的來偷我甚麼兄弟道却才狗子大叫一聲便不叫了莫不有賊你不起去我自起去看一看那兄弟爬起來披了

衣服執着鎗在手裏出門來看朱真聽得有人聲悄悄地把蓑衣解下捉脚步走到一株楊柳樹邊那樹好大遮得正好却把斗笠掩着身了和腰蹲在地下蓑衣也放在一邊望見裏面開門張二走出門外好冷叫聲道畜生做甚麼吓那張二是睡夢裏起來被雪電風吹喫一驚連忙把門開了走入房去吓哥哥真个没人連忙脫了衣服把被匹頭兜了道哥哥好冷哥哥道我說没人約莫也是三更前後兩個說了半晌不聽得則聲了朱真道不將辛苦意難近世間財擡起身來再把斗笠戴了着了蓑衣捉脚步到墳

邊把刀擦開雪地，俱是日間安排下脚手。下刀挑開石板下去，到側邊端正了，除下頭上斗笠，脫了蓑衣，在一壁廂去皮袋裏取兩個長釘，了在磚縫裏放上一個皮燈盞，竹筒裏取出火種吹着了，油羅兒取油點起那燈，把刀挑開命釘，把那蓋天板丟在一壁，叫小娘子莫慌，暫借你些个富貴，却與你做功德，道罷去。女孩兒頭上便除頭面，有許多金珠首飾盡皆取下了，只有女孩兒身上衣服却難脫，那斯好會去腰間解下手巾去，那女孩兒腋項上圍起一頭繫在自腋項上，將那女孩兒衣服脫得赤條條地，小衣也不

着那所可霎回耐處見那女孩兒白淨身體那所淫
心頓起按捺不住姦了女孩兒你道好怪只見女孩
兒睜開眼雙手把朱真抱住怎地出盜正是

曾觀前定錄

萬事不由人

原來那女兒一心牽掛着范二郎見爺的罵娘鬧聲
氣死人不死不多日今番得了陽和之氣一點兒又醒
將轉來朱真契了一驚見那女孩兒叫聲哥哥你是
兀誰朱真那婦好急智便道姐姐我特來救你女孩
兒棲起身來便理會得了一來見身上衣服脫在一
壁二本見斧頭刀仗在身邊如何不理會得朱真欲

待要殺了却又捨不得那女孩兒道哥哥你救我去
見樊樓酒店范二郎重重相謝你朱真心中自思別
人兀自壞錢取渾家不能得恁地一個好女兒段將
歸去却是兀誰得知朱真道且不要慌我帶你去
教你見范二郎則個女孩兒道若見得范二郎我便
隨你去當下朱真把些衣服與女孩兒着了收拾了
金銀珠翠物事衣服包了把燈吹滅傾那油入那油
桶兒裏收了行頭折起斗笠送那女子上來朱真也
爬上來把石頭來益得沒縫又搯些雪鋪上却教女
孩兒上背背來把蓑衣着了左手挽着皮袋一手縮

着金珠物事，把斗笠戴了，急急取路，倒自家門前，把手去門上敲了兩三下。那娘的知是兒子回來，放開了門。朱真進家中，娘的哭了一驚道：「我兒如何只肯都歇回來？」朱真道：「娘不要高聲，放下物件，行頭將女孩兒入到自己臥房裏面。」朱真提起一把明晃晃的刀來，觀看女孩兒道：「我有一件事和你商量。你若依得我時，我便將你去見范二郎。你若依不得我時，你見我這刀麼？砍你做兩段。」女孩兒慌道：「哥哥，不知教我依甚的事？」朱真道：「第一教你在房裏不要則聲，第二不要出房門。依得我時，兩三日內說與范二郎。若

不依我殺了你，女孩兒道：依得，依得，朱真分付罷出房去，與娘說了一遍。話休絮煩，夜間離不得伴，那廝睡一日兩日，不得女孩兒出房門。那女孩兒問道：你曾見范二郎麼？朱真道：見來。范二郎為你害在家裏，等病好了，却來取你。自十一月二十日頭至，次年正月十五日，當日晚，朱真對着娘道：我每年只聽得整山好看，不曾去看，今日去看，則个到五更前後便歸。朱真分付了，自入城去看燈。你道好巧，約莫也是更盡前後，朱真的老娘在家，只聽得叫有火，急開門看時，是隔四五家酒店裏火起，慌殺娘的，急走人來收。

拾女孩兒聽得自思道這裏不走更待何時走出門
首叶婆婆來收拾娘的不知是計入房收拾女孩兒
從熱鬧裏便走却不認得路兒走過的人問道曹門
裏在那里人指道前面便是迤邐入了門又問人樊
樓酒店在那里人說道只在前面女孩兒好慌若還
前面遇見朱真也沒許多話女孩兒迤邐走到樊樓
酒店見酒博士在門前招呼女孩兒深深地道个萬
福酒博士還了喏道小娘子沒甚事女孩兒道這裏
莫是樊樓酒博士道這裏便是女孩兒道借問別个
范二郎在那裏麼酒博士思量道你看二郎直引得

光景上門

醒世恒言

卷十四

判女兒之財者來賊
三而女兒
又以來賊
爲女兒
加相思者
二郎也
二郎死
之怪打
至此福矣

光景上門酒博士道在酒店裏的便是女孩兒移身
直到櫃邊叫道二郎萬福范二郎不聽得都休聽得
叫慌忙走下櫃來近前看時喫了一驚連聲叫滅滅
女孩兒道二哥我是人你道是鬼范二郎如何肯信
一頭叫滅滅一隻手扶着凳子却限凳子上有許多
湯桶兒慌忙用手提起一隻湯桶兒來覷着女子臉
上丟將過去你道好巧去那女孩兒太陽上打着大
叫一聲匹然倒地慌殺酒保連忙走來看時只見女
孩兒倒在地上性命如何正是

小園昨夜東風惡

吹折江梅就地橫

酒博士看那女孩兒時，血沒着死了。范二郎裏兀
自叫滅滅，范二郎見外頭鬧炒，急走出來看了，只聽
得兄弟叫滅滅。范二郎問兄弟如何做此事，良久定罷，
問做甚打死他。二郎道：哥哥他是鬼，曹門裏販海周
大郎的女兒。大郎道：他若是鬼，須沒血出，如何計結
去酒店門前哄動有二三十人看，即時地方便入來。
捉范二郎。范二郎對衆人道：他是曹門裏周大郎的
女兒，十一月已自死了。我兄弟只道他是鬼，不想是
人，打殺了他。我如今也不知他是人是鬼，你們要捉
我兄弟去客。我請他爺來看尸，則个。衆人道：既是怎

地，你快去請他來。范大郎急急奔到曹門裏。周大郎門前見個姝子問道：「你是兀誰？」范大郎道：「樊樓酒店。」范大郎在這裏有些急事，說聲則個，姝子即時入去。請不多時，周大郎出來相見罷。范大郎說了上件事，道：「較煩認尸則個，生死不忘。」周大郎也不肯信。范大郎開時，不是說謊的人。周大郎同范大郎到酒店前，看見也呆了，道：「我女兒已死了，如何得再活？」有這等事，當地分不容。范大郎分說當夜將一行人拘鎖到次早，解入南衙開封府。包大尹看了解狀，也理會不下，權將范二郎送獄司監候。一面相尸，一面下文書。

行便臣房審實做公的一面差人去墳上掘起看時
只有空棺材同管墳的張一張二說道十一月間雪
下時夜間聽得狗子叫天早開門看只見狗子死在
雪裏更不知別項因依把文書呈大尹大尹焦躁限
三日要捉上件賊人展個兩三限並無下落好似

全秋落井全無信

鐵槍磨針尚少功

且說范二郎在獄司閒想此事好怪若說是人他已
死過了見有入殮的作作及墳墓在彼可證若說是
鬼打時有血死後有屍棺材又是空的展轉尋思委
決不下又想到可惜好個花枝般的女兒若是遇到

也罷了。若不是鬼，可不枉害了他性命。夜裏翻來覆去，想一會，疑一會，轉睡不着，直想到茶坊裏，初會時光景，便道：「我那日，好不着迷哩！四目相視，急切不能上手，不論是不是鬼，我且慢慢來商量，直恁性急，壞了他性命，好不罪過。如今陷于深穽，這事又不得明白，如何？」是了，悔之無及。轉悔轉想，轉想轉悔，推了兩個更次，不覺睡去。夢見女子勝仙，淚粧而至，道：「二郎大驚道：『小娘子原來不死。』小娘子道：『打得偏些，雖然問倒不曾傷命。』奴兩遍死去，都只爲官人。今日知道官人在此，特特相尋，與官人了其心願，休得見拒。」

亦是冥數當然。范二郎忘其所以，就和他雲雨起來。枕席之間，歡情無限。事畢珍重而別。醒來方知是夢，越添了許多想悔。次夜亦復如此。到第三夜又來，比前愈加春態。臨去告訴道：「奴陽壽未絕，今被五道將軍收用，奴一心只憶着官人，泣訴其情。蒙五道將軍可憐，給假三日。如今限期滿了，若再遲延，必遭呵斥。奴從此與官人永別。官人之事，奴已拜求五道將軍，但耐心一月之後，必然無事。」范二郎自覺傷感，啼哭起來。醒了記起夢中之言，似信不信。剛剛一月三十個日頭，只見獄卒奉大尹鈞旨，取出范二郎赴獄司。

勘問原來開封府有一個常賁董貴當日結着
一個監兒出城門外去只見一個婆子在門前叫常賁把
着一件物事遞與董貴是甚的是一朵珠子結成的
梔子花那一夜朱真歸家失下這朵珠花婆婆私下
檢得在手不理會得直幾錢要賣一兩貫錢做私房
董貴道要幾錢婆子道胡亂董貴道還你兩貫婆子
道好董貴還了錢逕將來使臣房裏見了觀察說道
恁地即時觀察把這朵梔子花遞來曹門里教周大
郎周媽媽看認得是女兒臨死帶去的即時差人捉
婆子婆子說兒子朱真不在當時搜捉朱真不見却

在桑家瓦里看要被做公的捉了，解上開封府。包大尹送獄司勘問上件事情。朱真抵賴不得，一一招伏。當案薛孔目初擬朱真劫搶，當斬。范二郎免死刺配。半城營未曾呈案，其夜夢見一神如五道將軍之狀，怒責薛孔目道：「范二郎有何罪過，擬他刺配？」快與他出脫了。薛孔目醒來大驚，改擬范二郎打鬼與人，命不同。事屬怪異，宜徑行釋放。包大尹看了，都依擬。范二郎歡天喜地回家，後來娶妻不忘周勝仙之情。歲時到五道將軍廟中燒紙祭奠，有詩爲證：

情郎情女等情癡。

只爲情奇事亦奇。

若把無情有情比

無情翻似得便宜

第十四卷終